

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

廉颇者，赵之良将也。赵惠文王十六年，廉颇为赵将伐齐，大破之，取阳晋，○索隐按：阳晋，卫地，後属齐，今赵取之。司马彪郡国志曰今卫国阳晋城是也。有本作“晋阳”，非也。晋阳在太原，虽亦赵地，非齐所取。□正义故城在今曹州乘氏县西北四十七里也。拜为上卿，以勇气闻於诸侯。蔺相如者，赵人也，为赵宦者令缪贤舍人。

赵惠文王时，得楚和氏璧。秦昭王闻之，使人遗赵王书，原以十五城请易璧。赵王与大将军廉颇诸大臣谋：欲予秦，秦城恐不可得，徒见欺；欲勿予，即患秦兵之来。计未定，求人可使报秦者，未得。宦者令缪贤曰：“臣舍人蔺相如可使。”王问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对曰：“臣尝有罪，窃计欲亡走燕，臣舍人相如止臣，曰：‘君何以知燕王？’臣语曰：‘臣尝从大王与燕王会境上，燕王私握臣手，曰“原结友”。以此知之，故欲往。’相如谓臣曰：‘夫赵彊而燕弱，而君幸於赵王，故燕王欲结於君。今君乃亡赵走燕，燕畏赵，其势必不敢留君，而束君归赵矣。君不如肉袒伏斧质请罪，则幸得脱矣。’臣从其计，大王亦幸赦臣。臣窃以为其人勇士，有智谋，宜可使。”於是王召见，问蔺相如曰：“秦王以十五城请易寡人之璧，可予不？”相如曰：“秦彊而赵弱，不可不许。”王曰：“取吾璧，不予我城，奈何？”相如曰：“秦以城求璧而赵不许，曲在赵。赵予璧而秦不予赵城，曲在秦。均之二策，宁许以负秦曲。”王曰：“谁可使者？”相如曰：“王必无人，臣原奉璧往使。城入赵而璧留秦；城不入，臣请完璧归赵。”赵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。

秦王坐章台见相如，相如奉璧奏秦王。秦王大喜，传以示美人及左右，左右皆呼万岁。相如视秦王无意偿赵城，乃前曰：“璧有瑕，请指示王。”王授璧，相如因持璧卻立，倚柱，怒发上冲冠，谓秦王曰：“大王欲得璧，使人发书至赵

王，赵王悉召群臣议，皆曰‘秦贪，负其彊，以空言求璧，偿城恐不可得’。议不欲予秦璧。臣以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，况大国乎！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，不可。於是赵王乃斋戒五日，使臣奉璧，拜送书於庭。何者？严大国之威以修敬也。今臣至，大王见臣列观，礼节甚倨；得璧，传之美人，以戏弄臣。臣观大王无意偿赵王城邑，故臣复取璧。大王必欲急臣，臣头今与璧俱碎於柱矣！”相如持其璧睨柱，欲以击柱。秦王恐其破璧，乃辞谢固请，召有司案图，指从此以往十五都予赵。相如度秦王特以诈详为予赵城，实不可得，乃谓秦王曰：“和氏璧，天下所共传宝也，赵王恐，不敢不献。赵王送璧时，斋戒五日，今大王亦宜斋戒五日，设九宾於廷，◇集解韦昭曰：“九宾则周礼九仪。”○索隐周礼大行人别九宾，谓九服之宾客也。列士传云设九牢也。正义刘伯庄云：“九宾者，周王备之礼，天子临轩，九服同会。秦、赵何得九宾？但亦陈设车辂文物耳。”臣乃敢上璧。”秦王度之，终不可彊夺，遂许斋五日，舍相如广成传。○索隐广成是传舍之名。传音张恋反。相如度秦王虽斋，决负约不偿城，乃使其从者衣褐，怀其璧，从径道亡，归璧于赵。

秦王斋五日後，乃设九宾礼於廷，引赵使者蔺相如。相如至，谓秦王曰：“秦自繆公以来二十馀君，未尝有坚明约束者也。臣诚恐见欺於王而负赵，故令人持璧归，间至赵矣。且秦彊而赵弱，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赵，赵立奉璧来。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赵，赵岂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？臣知欺大王之罪当诛，臣请就汤镬，唯大王与群臣孰计议之。”秦王与群臣相视而嘻。○索隐音希。乃惊而怒之辞也。左右或欲引相如去，秦王因曰：“今杀相如，终不能得璧也，而绝秦赵之驩，不如因而厚遇之，使归赵，赵王岂以一璧之故欺秦邪！”卒廷见相如，毕礼而归之。

相如既归，赵王以为贤大夫使不辱於诸侯，拜相如为上大夫。秦亦不以城予赵，赵亦终不予秦璧。

其後秦伐赵，拔石城。◇集解徐广曰：“惠文王十八年。”○索隐刘氏云盖谓石邑。□正义故石城在相州林虑县南九十里也。明年，复攻赵，杀二万人。

秦王使使者告赵王，欲与王为好会於西河外渰池。○索隐在西河之南，故云“外”。案：表在赵惠文王二十年也。赵王畏秦，欲毋行。廉颇、蔺相如计曰：“王不行，示赵弱且怯也。”赵王遂行，相如从。廉颇送至境，与王诀曰：“王行，度道里会遇

之礼毕，还，不过三十日。三十日不还，则请立太子为王。以绝秦望。”王许之，遂与秦王会渑池。◇集解徐广曰：“二十年。”秦王饮酒酣，曰：“寡人窃闻赵王好音，请奏瑟。”赵王鼓瑟。秦御史前书曰“某年月日，秦王与赵王会饮，令赵王鼓瑟”。蔺相如前曰：“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，请奏盆缶秦王，以相娱乐。”◇集解风俗通义曰：“缶者，瓦器，所以盛酒浆，秦人鼓之以节歌也。”○索隐缶音缶。□正义缶音瓶。秦王怒，不许。於是相如前进缶，因跪请秦王。秦王不肯击缶。相如曰：“五步之内，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！”□正义溅音赞。左右欲刃相如，相如张目叱之，左右皆靡。於是秦王不怿，为一击缶。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“某年月日，秦王为赵王击缶”。秦之群臣曰：“请以赵十五城为秦王寿”。蔺相如亦曰：“请以秦之咸阳为赵王寿。”秦王竟酒，终不能加胜於赵。赵亦盛设兵以待秦，秦不敢动。

既罢归国，以相如功大，拜为上卿，位在廉颇之右。○索隐王劭按：董勋答礼曰“职高者名录在上，於人为右；职卑者名录在下，於人为左，是以谓下迁为左”。正义秦汉以前用右为上。廉颇曰：“我为赵将，有攻城野战之大功，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，而位居我上，且相如素贱人，吾羞，不忍为之下。”宣言曰：“我见相如，必辱之。”相如闻，不肯与会。相如每朝时，常称病，不欲与廉颇争列。已而相如出，望见廉颇，相如引车避匿。於是舍人相与谏曰：“臣所以去亲戚而事君者，徒慕君之高义也。今君与廉颇同列，廉君宣恶言而君畏匿之，恐惧殊甚，且庸人尚羞之，况於将相乎！臣等不肖，请辞去。”蔺相如固止之，曰：“公之视廉将军孰与秦王？”曰：“不若也。”相如曰：“夫以秦王之威，而相如廷叱之，辱其群臣，相如虽弩，独畏廉将军哉？顾吾念之，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赵者，徒以吾两人在也。今两虎共斗，其势不俱生。吾所以为此者，以先国家之急而後私雠也。”廉颇闻之，肉袒负荆，○索隐肉袒者，谓袒衣而露肉也。负荆者，荆，楚也，可以为鞭。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。曰：“鄙贱之人，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。”卒相与驩，为刎颈之交。○索隐崔浩云：“言要齐生死而刎颈无悔也。”

是岁，廉颇东攻齐，破其一军。居二年，廉颇复伐齐几，拔之。◇集解徐广曰：“几，邑名也。”案：赵世家惠文王二十三年，颇将攻魏之几邑，取之，而齐世家及年表无“伐齐几，拔之”事，疑几是邑名，而或属齐或属魏耳，田单在齐，不得至於拔也。○索隐世家云惠文王二十三年，颇将攻魏之几邑，取之，与此列传合。战国策云

秦败阏与及攻魏几。几亦属魏。而裴驷引齐世家及年表无“伐齐拔几”之事，疑其几是故邑，或属齐、魏故耳。□正义几音祈。在相潞之间。後三年，廉颇攻魏之防陵、◇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房子’。”○索隐案：防陵在楚之西，属汉中郡。魏有房子，盖“陵”字误也。□正义城在相州安阳县南二十里，因防水为名。安阳，拔之。後四年，藺相如将而攻齐，至平邑而罢。□正义故城在魏州昌乐县东北三十里。其明年，赵奢破秦军阏与下。

原 赵奢者，赵之田部吏也。收租税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，奢以法治之，杀平原君用事者九人。平原君怒，将杀奢。奢因说曰：“君於赵为贵公子，今纵君家而不奉公则法削，法削则国弱，国弱则诸侯加兵，诸侯加兵是无赵也，君安得有此富乎？以君之贵，奉公如法则上下平，上下平则国彊，国彊则赵固，而君为贵戚，岂轻於天下邪？”平原君以为贤，言之於王。王用之治国赋，国赋大平，民富而府库实。

取 秦伐韩，军於阏与。王召廉颇而问曰：“可救不？”对曰：“道远险狭，难救。”又召乐乘而问焉，乐乘对如廉颇言。又召问赵奢，奢对曰：“其道远险狭，譬之犹两鼠斗於穴中，将勇者胜。”王乃令赵奢将，救之。

令 兵去邯郸三十里，而令军中曰：“有以军事谏者死。”秦军军武安西，集解徐广曰：“属魏郡，在邯郸西。”秦军鼓譟勒兵，武安屋瓦尽振。军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，赵奢立斩之。坚壁，留二十八日不行，复益增垒。秦间来入，赵奢善食而遣之。间以报秦将，秦将大喜曰：“夫去国三十里□正义国谓邯郸，赵之都也。而军不行，乃增垒，阏与非赵地也。”赵奢既已遣秦间，卷甲而趋之，二日一夜至，今善射者去阏与五十里而军。军垒成，秦人闻之，悉甲而至。军士许历请以军事谏，赵奢曰：“内之。”许历曰：“秦人不意赵师至此，其来气盛，将军必厚集其阵以待之。不然，必败。”赵奢曰：“请受令。”许历曰：“请就鈇质之诛。”赵奢曰：“胥後令○索隐案：“胥”“须”古人通用。今者“胥後令”，谓“胥”为“须”，须者，待也，待後令。谓许历之言更不拟诛之，故更待後令也。□正义胥犹须也。军去城都三十里而不行，未有计过险狭，恐人谏令急救武安，乃出此令。今垂战须得谋策，不用前令，故云“须後令”也。邯郸。”许历复请谏，○索隐按：“邯郸”二字当为“欲战”，谓临战之时，许历复谏也。王粲诗云“许历为完士，一言犹败秦”，是言赵奢用其计，遂破秦军也。江遂曰“汉令称完而不髡曰耐，是完士未免从军也”。曰：“先据北山上者胜，□正义阏与山在洺州武安县西南五十里，赵奢拒秦军於阏

与，即此山也。案：括地志云“言拒秦军在此山”，疑其太近洺州。既去邯郸三十里而军，又云趋之二日一夜，至阨与五十里而军垒成，据今洺州去潞州三百里间而隔相州，恐潞州阨与聚城是所拒据处。後至者败。”赵奢许诺，即发万人趋之。秦兵後至，争山不得上，赵奢纵兵击之，大破秦军。秦军解而走，遂解阨与之围而归。

赵惠文王赐奢号为马服君，以许历为国尉。赵奢於是与廉颇、蔺相如同位。

後四年，赵惠文王卒，子孝成王立。七年，秦与赵兵相距长平，时赵奢已死，◇集解张华曰：“赵奢冢在邯郸界西山上，谓之马服山。”而蔺相如病笃，赵使廉颇将攻秦，秦数败赵军，赵军固壁不战。秦数挑战，廉颇不肯。赵王信秦之间。秦之间言曰：“秦之所恶，独畏马服君赵奢之子赵括为将耳。”赵王因以括为将，代廉颇。蔺相如曰：“王以名使括，若胶柱而鼓瑟耳。括徒能读其父书传，不知合变也。”赵王不听，遂将之。

赵括自少时学兵法，言兵事，以天下莫能当。尝与其父奢言兵事，奢不能难，然不谓善。括母问奢其故，奢曰：“兵，死地也，而括易言之。使赵不将括即已，若必将之，破赵军者必括也。”及括将行，其母上书言於王曰：“括不可使将。”王曰：“何以？”对曰：“始妾事其父，时为将，身所奉饭饮而进食者以十数，□正义奉音捧。所友者以百数，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予军吏士大夫，受命之日，不问家事。今括一旦为将，东向而朝，军吏无敢仰视之者，王所赐金帛，归藏於家，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。王以为何如其父？父子异心，原王勿遣。”王曰：“母置之，吾已决矣。”括母因曰：“王终遣之，即有如不称，妾得无随坐乎？”王许诺。

赵括既代廉颇，悉更约束，易置军吏。秦将白起闻之，纵奇兵，详败走，而绝其粮道，分断其军为二，士卒离心。四十馀日，军饿，赵括出锐卒自博战，秦军射杀赵括。括军败，数十万之众遂降秦，秦悉阬之。赵前後所亡凡四十五万。明年，秦兵遂围邯郸，岁馀，几不得脱。赖楚、魏诸侯来救，乃得解邯郸之围。赵王亦以括母先言，竟不诛也。

自邯郸围解五年，而燕用栗腹之谋，曰“赵壮者尽於长平，其孤未壮”，举兵击赵。赵使廉颇将，击，大破燕军於

鄙，杀栗腹，遂围燕。燕割五城请和，乃听之。赵以尉文◇
集解徐广曰：“邑名也。”封廉颇为信平君，○索隐信平，号也。徐广云：“尉文，邑名。”按：汉书表有“尉文节侯”，云在南郡。盖尉，官也；文，名也。谓取尉文所食之邑复以封颇，而後号为信平君。为假相国。

廉颇之免长平归也，失势之时，故客尽去。及复用为将，客又复至。廉颇曰：“客退矣！”客曰：“吁！君何见之晚也？夫天下以市道交，君有势，我则从君，君无势则去，此固其理也，有何怨乎？”居六年，赵使廉颇伐魏之繁阳，集解徐广曰：“属魏郡。”□正义在相州内黄县东北也。拔之。

赵孝成王卒，子悼襄王立，使乐乘代廉颇。廉颇怒，攻乐乘，乐乘走。廉颇遂奔魏之大梁。其明年，赵乃以李牧为将而攻燕，拔武遂、方城。○索隐按：地理志武遂属河间国，方城属广阳也。□正义武遂，易州遂城也。方城，幽州固安县南十里。

廉颇居梁久之，魏不能信用。赵以数困於秦兵，赵王思复得廉颇，廉颇亦思复用於赵。赵王使使者视廉颇尚可用否。廉颇之仇郭开多与使者金，令毁之。赵使者既见廉颇，廉颇为之一饭斗米，肉十斤，被甲上马，以示尚可用。赵使还报王曰：“廉将军虽老，尚善饭，然与臣坐，顷之三遗矢矣。”○索隐谓数起便也。矢，一作“屎”。赵王以为老，遂不召。

楚闻廉颇在魏，阴使人迎之。廉颇一为楚将，无功，曰：“我思用赵人。”廉颇卒死于寿春。□正义廉颇墓在寿州寿春县北四里。蔺相如墓在邯郸西南六里。

李牧者，赵之北边良将也。常居代雁门，备匈奴。□正义今雁门县代地，故云代雁门也。以便宜置吏，市租皆输入莫府，◇集解如淳曰：“将军征行无常处，所在为治，故言‘莫府’。莫，大也。”○索隐按：注如淳解“莫，大也”云云。又崔浩云“古者出征为将帅，军还则罢，理无常处，以幕帟为府署，故曰‘莫府’”。则“莫”当作“幕”，字之讹耳。为士卒费。日击数牛飧士，习射骑，谨烽火，多间谍，○索隐上纪范反，下音牒。厚遇战士。为约曰：“匈奴即入盗，急入收保，有敢捕虏者斩。”匈奴每入，烽火谨，辄入收保，不敢战。如是数岁，亦不亡失。然匈奴以李牧为怯，虽赵边兵亦以为吾将怯。赵王让李牧，李牧如故。赵王怒，召之，使他人代将。

岁馀，匈奴每来，出战。出战，数不利，失亡多，边不得田畜。□正义许六反。复请李牧。牧杜门不出，固称疾。赵王乃复彊起使将兵。牧曰：“王必用臣，臣如前，乃敢奉令。”王许之。

李牧至，如故约。匈奴数岁无所得。终以为怯。边士日得赏赐而不用，皆原一战。於是乃具选车得千三百乘，选骑得万三千匹，百金之士五万人，◇集解管子曰：“能破敌擒将者赏百金。”穀者十万人，○索隐穀音古反。穀谓能射也。悉勒习战。大纵畜牧，人民满野。匈奴小入，详北不胜，以数千人委之。○索隐委谓弃之，恣其杀略也。单于闻之，大率众来入。李牧多为奇陈，张左右翼击之，大破杀匈奴十馀万骑。灭襜褕，◇集解襜，都甘反。褕，路谈反。徐广曰：“一作‘临’。”驸又案：如淳曰“胡名也，在代北”。○索隐上音都甘反，下音路郅反。如淳云“胡名也”。破东胡，降林胡，单于奔走。其後十馀岁，匈奴不敢近赵边城。

赵悼襄王元年，廉颇既亡入魏，赵使李牧攻燕，拔武遂、方城。居二年，庞暖破燕军，○索隐按：暖即冯暖也。庞音皮江反。暖音况远反，亦音喧。杀剧辛。○索隐本赵人，仕燕者。後七年，秦破杀赵将扈辄○索隐扈，氏；辄，名。汉张耳时别有扈辄。於武遂，○索隐按：刘氏云“武遂本韩地，在赵西，恐非地理志河间武遂也”。斩首十万。赵乃以李牧为大将军，击秦军於宜安，正义在桓州城县西南二十里。大破秦军，走秦将桓齮。○索隐音蚁。封李牧为武安君。居三年，秦攻番吾，○索隐县名。地理志在常山。音婆，又音盘。□正义在相州房山县东二十里也。李牧击破秦军，南距韩、魏。

赵王迁七年，秦使王翦攻赵，赵使李牧、司马尚御之。秦多与赵王宠臣郭开金，为反间，言李牧、司马尚欲反。赵王乃使赵葱及齐将颜聚代李牧。李牧不受命，赵使人微捕得李牧，斩之。废司马尚。後三月，王翦因急击赵，大破杀赵葱，虏赵王迁及其将颜聚，遂灭赵。

太史公曰：知死必勇，非死者难也，处死者难。方蔺相如引璧睨柱，及叱秦王左右，势不过诛，然士或怯懦◇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掘懦’。”而不敢发。相如一奋其气，威信敌国，○索隐信音伸。退而让颇，名重太山，其处智勇，可谓兼之矣！

8 索隐述赞清杞凛凛，壮气熊熊。各竭诚义，递为雌雄。和璧聘返，渑池好通。负荆知惧，屈节推工。安边定策，颇、牧之功。

国学网站专用

版式设计：尹大强

[返回](#)

版权所有 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制作 Copyright© 2003
web@guoxue.com